

星煞衣百



百
夕
煞
星

卧龙生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华山“龙凤小筑”突然被烧，“天香玉凤”被人所害，衡山“皇甫世家”也被人焚毁，皇甫相也被劫持。就连一代奇侠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南宫逸也神秘的失踪了？

“古家堡”却在江湖上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但古堡主却身患重病，半痰在床，古兰小姐被情所困，而不能自拔，江湖群魔，全纷纷向“古家堡”涌来，他们究竟为了什么？……

百衣煞星

卧龙生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1993年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26印张 49千字

印数：10000册

书号ISBN 7-80074-139-7/1.85

定价：14.80元

夜，初更。

古家堡前，左旁那座山峰绝顶之上。

苍苍树海，露出一小块平地。

这块小小平地上，有着几块青石。

几块青石之上，环座着老少六个人。

今夜，月色很好，碧空如洗，冷辉轻洒，远山近树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借着这皎洁月色，那老少六人的装束、相貌，也可以看得极为分明。

由左而右，第一块青石上，坐着一位俊美绝伦、飘逸出色的白衣书生，衣裾飘风，恍若神仙中人。

第二位，是位皓发银髯，面如重枣，鹑衣百结的老化子，老化子双目冷电闪烁、威态慑人。

第三位，是位年约五旬的青袍老者，老者相貌奇特，面色微显黝黑，长眉凤目，胆鼻方口，五绺长髯迎风飘拂，但现那一双长眉之间，却长着一颗豆大珠红小痣，且眉宇之间露出一股凜然威严之气，令人几乎不敢仰视。

第四位，是位倜傥风流的青衫美少年。

第五位，是位蓬头垢面，身材瘦小的小叫化子，一双即大又圆的大眼睛，滴溜溜地乱，分明，他是个机警、顽皮、令人头

痛的人物。

最末一位，是位黑衣少年，浓眉大眼，虎头燕颌，相貌极其英武。

白衣书生，是那下在“古家堡”作“客”的南宫逸。

青衫少年，则是“抱璞”三小之一：“玉麒麟”诸葛灵。

由这叔侄二人，不难知道另外四人是何许人。

皓首红脸的老叫化子，是天下丐帮硕果仅存的长老，“九指神丐”商和，也就是诸葛灵的大伯。

青袍老者是那嫉恶如仇、邪魔宵小闻风丧胆的河南“抱璞山庄”庄主，“铁面天曹神鬼愁”司徒奇，诸葛灵的义父。

鬼灵精般的小叫化子，是人见人怕，闹起来足能翻天覆地的三小老二，“铁狮子”小黑。

英武黑少年，则是三小老三，“铜金钢”小虎。

老歌乞人聚会一处，照说应该十分高兴才对。

可是怪了几个人除了南宫逸外，个个神色肃穆，紧闭着嘴不说话，周遭的空气显得颇为沉重。

许久之后，才突然有人打破沉默。

那是“九指神丐”商和开了口，他皓首微摇，一叹说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豪杰怎么样，英雄又如何？古啸天光辉一世，却不料暮老之年，落得如此悲惨下场，怎不令人深为哀痛，感慨万千。”

司徒奇抬眼望了望南宫逸，深皱的眉锋，显示出他心情的沉重，道：“三弟，制住古啸天的独特手法，杀害岳次云的歹毒掌力，，你当真看不出那是何种……”

南宫逸摇了摇头，截口说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我委实看不出那

是何种掌力，不过，致少目前我已可断言，那是‘幽冥教’中武学。”

司徒奇点头不语。

商和却一声苦笑，说道：看来我们都够窝囊的了，三弟看不出独门手法与掌力，那还有可说，丐帮耳目遍天下，武林中几时存在着这么一个若大的‘幽冥教’都茫然无知，这个脸实在丢得太大了，由此也足见‘幽冥教’的确惊人。”

其实何止丐帮，整个天下武林也都不知有此“幽冥教”之存在，因为它行事素来都是极其神秘。

司徒奇忽然目光凝注，正色说道：“三弟，你由怀疑四豪，进而怀疑宫寒冰杀师杀弟，可有十分把握，确切证据？”

南宫逸摇头道：“宫寒冰此人极富心机，甚为机警很，使任何人看不出一丝破绽，不留一丝痕迹。”

司徒奇道：“三弟，我知道你的看法——衫，绝不可妄下断语，冤枉好人。”

至包括古兰在内，”

南宫逸道：“多”

你的怀疑虽然不无道理，但怎见得杀害古啸天的，不是那已死的老四岳次云呢？”

南宫逸道：“我也曾这么想过，只是那‘幽冥教’十殿之王自认他们‘幽冥教’杀害古啸天不讳又该如何解释？”

司徒奇不答，扬眉问道：“三弟怎知岳次云他不是‘幽冥教’中人？又怎知岳次云之被杀，不是‘幽冥教’凶残狠毒的灭口手段？”

这话不错，怎么说，岳次云杀师的嫌疑只有比宫寒冰为重，至少那淬毒的“阎王刺”就是明证。

南宫逸道：“这不难判定，岳次云无论在那方面都及不下宫寒冰，他的手法，不会有那么高明……”

司徒奇道：“三弟，有的人深藏不露，惊々锋芒。”

宫逸说：“不论他如何深藏不露，惊々锋芒，我不相信他，再说，那深藏不露，也不及那时隐时露，看上去莫测高深、戒惧可怕。”

道：“假如三弟怀疑得没错，古啸天，赐以秘笈……”

能言而不言，明知

商和插口说道：“照三弟的说法，那夜古啸天似乎已预知死刻将至，都命快要丢了，还怕什么把柄？古姑娘当时即随侍在侧，他大可……”

不然，司徒奇摇头说道：“这把柄一定也绝不能让古姑娘知道，还甚至有可能对古姑娘有极大的不利影响，要不然他早说了，何必候诸将死之时？”

南宫逸皱眉说道：“我的看法跟二哥同，听辛天风说，古啸天那夜曾开口说了话，当时只有古兰一人在，当然他说了些什也只有古兰一人知道，很显然地，那不关真凶，也许从他临终那些话中能够找出一点线索，这些天来，我一直没机会跟古兰谈过话，我该找个机会问问她。”

其实，没机会的是古兰，不是他，他根本有意无意地躲避着古兰。

提起古兰，商和面色突然异常凝重，抬眼凝重南宫逸，道：“三弟，万一不幸你的怀疑没错，古姑娘的处境……不必我多说，你应该想得到。”

商和深知南宫逸的性情，这话说得委婉。

南宫逸默然片刻，旋即剑眉微挑，目闪神光，说道：“为免误人人，我曾竭力地想促成古兰早嫁，但尚若我的怀疑没有错，说什么我也要阻止这桩婚姻！”

商和紧接着问了一句：“阻止这桩婚姻之后，三弟，你又怎么善后？”

南宫逸尚未答话，司徒奇突然说道：“三弟，我要插一句嘴，我了解你的心，我也知道你跟无双弟妹的感情，我更明白我不该劝你，无如，你也该为人家古姑娘想想，她情痴得可敬

又复可怜，你忍心么？”

南宫逸神色一黯，面下闪过一阵轻微抽搐，缓缓低下头去，默然不语，他不忍心，但是……这，一时叫他如何回答。

这位天下奇才，对此，他为难了。

葛诸灵忍不住想插嘴，可是入目他义父那不怒而威的神态与目光，到了嘴边的话，又咽了回去。

这绝峰之上，顿又陷入一片静默。

半晌之后——

南宫逸猛然抬头，俊面上充溢着痛苦神色：“非上上人，无了了心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我不是铁石心肠寡情人，无如……大哥、二哥何必逼我……”

“三弟，唉……”

司徒奇还想说什么，却似有所不忍，一声轻叹，住口不言。

又是一阵沉默……

商和突然一笑说道：“好啦，不谈这些发，他们今夜有迹象蠢动，其中还有诸大门派精锐，三弟，你打算怎么应付？”

商和捋髯说道：“阵容之强，堪称空前，少年派出了藏轻、罗汉二堂的主持与两大尊首者，‘十八罗汉’，武当派出发‘上清下院’的主持‘武当七子’、‘三十六天罡’，峨嵋的三老，昆仑的四翁，华山的二叟，这足够沸腾四海、震撼八荒。”

不错，这阵容堪称空前，也可能绝后，巍实能沸腾四海，震撼八荒！

而，南宫逸却淡淡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我知道他们来了，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劳师动众，尽出高手，看来他们也难戒绝一个‘贪’字，一本‘归元真经’竟引起若大风波，使得人人甘冒杀

身之险，敢闯龙潭虎穴，争相劫夺……”

顿发顿话锋，剑眉微挑，接着道：“平素彼此都还不错，不好用对付群邪的为法对付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三兄弟在此，而且伸手管了这件事，情有可原，所以我想请大哥出面予以劝阻，必要时可亮我信符……”

商和截口说道：“他们自视很高未必把我这要饭的放在眼内，信符要在昔年他们绝对不敢违抗，楞是三弟莫忘了你已多年未现武林，只怕他们……”

南宫逸剑眉猛剔，目闪寒芒，但随又敛去威态，道：“那我要找他们的掌教说话，我料他们不敢，大哥何妨试试看好在我就在‘古家堡’中”。

商和点点头含笑道：“三弟我由来听你的，就这么办，大哥得令了。”

司徒奇跟着含笑道：“三弟从不厚彼薄此，二哥我讨令。”

南宫逸赧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请二哥率歌ウ、小黑、小虎专门对付群邪……”

“好差使！”司徒奇不等说话完，拂髯扬笑：“三弟，二弟得令。”

“二哥，我还有话说，”南宫逸星目凝注，敛去笑容，道：“得放手时便放手，能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
显然，他是奉劝这位嫉恶如仇的“铁面天曹神鬼愁”，仰念上天好生，莫太以铁面列情地多造杀孽。

司徒奇长眉微扬，一笑地说道：“三弟总是喜欢替这些该杀的东西们求请，好吧，我跟大哥一样，由来听你的，可是，三弟，这是你要我对他们，倘若他们凶残暴戾，横施煞手，执迷不

悟呢？”

南宫逸淡淡一笑，旋即正色说道：“二哥，以最大忍恕，但有一定的限度。”

司徒奇毅然点头：“三弟，我说过，由来听你的。”

谁能使“铁面天曹神鬼愁”司徒奇口服心服，言听计从？只怕放眼宇内，只有他这位奇才第一的三弟。

适时，商和插口笑说道：“三弟也真是的，只消将我跟你二哥这两份差事互换一下不就成了么？”

南宫逸微笑不语。

司徒奇却代为解释，笑道：“大哥错了，三弟如此调兵，这般遣将乃具深意的。”

商和微愕，道：“我这要饭的胸无大略韬，不懂用兵这一道……”

“那是大哥糊涂一时”司徒奇笑着接口道：“大哥你，太和气，不如我这张无情铁面能收震慑群邪之效，而我，煞气太重，性情暴躁，对付诸大门派，一个不好又会弄僵，还有，三弟让歌う他们跟着我，那是要他们惹不了事，生不了非……”

话语至此，倏地住口不言，目光飞快移注南宫逸。

南宫逸微微一笑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来了！峰顶可监视全境，大哥、二哥不妨暂留此处，为防‘幽冥教’趁火打劫，我得回‘古家堡’去，堡外的，能拦则拦之，否则让他们进去，交给我。”

卷五 第五回

一望可知俱皆武林一流高手。

正是那以少林为首的诸大门派精锐来到。

借着月色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这支阵容强大的队伍中，当头的是二僧一道。

僧是两个清瘦老和尚。

道是一个童颜鹤发全真。

一般地气度不凡、威仪凛然。

这二僧一道身后，紧跟着二十余名身躯高士，颇见威猛的大和尚，四十余位肩飘淡黄剑穗的中年全真，九位装束不同的皎首老首。

妆然，为首的二僧一道，便是那少林，“藏经”、“罗汉”两堂二主持，武当“上清下院”主持。

紧跟在身后的僧、道、老者，则是那少林“四大金刚”、“十八罗汉”。

武当“七子”、“三十六天罡”。

“峨嵋三老”。

“昆仑四翁”。

“华山二叟”。

看来，这支队伍，不像是意图来劫夺秘笈的。

所谓劫夺，应该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行动是越秘密，越掩蔽越好。而现在，这支队伍乃是浩浩荡荡直逼堡前。

不是夺宝，这等深夜来此作甚？

可能，派大门高手，行任何事均光明磊落。

但，劫夺人家所有据为己有，这种行径，并称不处光明磊落。且十足地有损那名门风度，大派清誉。

那么也许是要来个兵临城下，以此强大阵容逼迫“古家堡”交出那本人人觊觎、梦寐以求的武林秘笈。

无如，这对威震武林的“古家堡”来说，可能奏效么？

且看，且听。

在这些武林一流高手脚下，百丈距离何消转瞬？

转瞬间，这支队伍已驰至那群山环围中的幽深谷地边缘。

再过十丈，便是那“古家堡”前大广唱二。

按说，这么一支人数近百的队伍，浩浩荡荡而来，怎么说“古家堡”也早该有所警觉了。

可是怪得很，雄据茫茫夜色中，那巨大、深邃、阴森的后堡就象个死堡一般，静悄悄地，听不到一丝声息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没透出一丁点灯光。

尽管仿夜的月色，照得“古家堡”全貌清晰，仔细可见，但这静，出奇的静，却益发增加了它莫测高深的尺人气氛。

这种静，似乎不是好现象，不是好兆头。

越是静，越可怕，越不见人影，越惊人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任何人都难免不安，难免凛然。

然而，这支队伍却表现得大大出人意料。

恍若不觉，视若无睹，停都不停，直逼堡前。

也许仗持着诸大门派精英联手，不在乎。

眼看就要踏上“古家堡”前广场。

蓦地，一个苍劲话声由那峰顶之上划空传下：“诸位，请候我老要饭的一步。”

百丈高空陨星泻落，一条人影疾射而下，直落为首二僧一

道面前两丈外，笑容可掬，拱手为礼。

这等高绝身法立刻镇慑僧、道、俗近百名高手。

停身，投住，为首二僧一道不由神情微震。

雪白皓首重枣面，这是武林中独一无二的活招牌。

那个不知，谁个不晓？

不知不晓那太以孤陋寡闻。

二僧中，居左一僧忙自合什躬身，肃然还礼：“阿弥陀佛，原来是商老檀樾，多年未见，老檀樾神采风范依旧，丝毫不减当年，可喜，可贺！”

犀利目光深目，神色微带惑然，又道：“商老檀樾息隐多年，侠踪突现此处，莫非也为‘古家堡’而来？”

这老和尚真厉害，反客点头，也倒先动问起来。

商和心中了然，微笑点头：“不错，老要饭的正是为了‘古家堡’而来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居左老和尚又问：“高老檀樾拦住贫僧等不知有何教言？”

“岂敢！”商和道：“老要饭的没有他意，只想请教各为位来意。”

居左老和尚道：“即是都为‘古家堡’而来，贫僧等的来意，当与商老檀樾相同，商老檀樾怎又作此下问？”

的确厉害。

商和老眼深注，淡笑说道：“大和尚可知我来意如何？”

居左老和尚未假思索，道：“商老檀樾高人，当不至是为了那本‘归无真经’而来，应该也是为的‘古家堡’近年来那令人忍无可忍的一些作为。”

老和尚会捧捧也很会捧自己。

“这么说，诸位不是为那‘归无真经’而来了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居左老和尚低育佛号，道：“强抢劫动诸门派不肖为之，也不敢有此贪婪之心。”

商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只要诸位兴师只为问罪，那就好办得多了，实告诸位，商和此来虽非为那‘归无真经’，却也与诸位目的不尽相同。”

居左和尚微微一愕，道：“贫僧斗胆，敢请商老檀樾明教。”

商和未答，笑问：“大和尚当知商和三弟划年与‘古家堡’有旧。”

居左老和尚神情微变，合手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商老檀樾莫非要……”

商和仍未正面作答，飞快接口笑问：“大和尚也知商兄弟也看不惯‘古家堡’日益高涨的气焰，目中无人、霸道的作风。”

话落，两名竹杖芒鞋、灰衣束带老者越众而出，那是“华山一叟”，向着“紫衣扳指”恭谨一躬身，竹杖顿处，如飞而逝。

商和目注二叟背影，含笑扬声相送：“多谢保全薄面，二位好走，恕不远送，他日事了，商和定当偕弟同往拜谒致谢！”

夜空里，远远传来二叟轻微的话声：“华山蒙南宫大侠诸多照顾，隆恩未报，何敢当商大侠四字，拜谒臻谢？如蒙光临，寒山生辉，敝派当扫径恭迎，请代问南宫大侠与司徒大侠二安好。”

细若游丝，渐去渐远，终归寂然。

商和情知那“诸多照顾”之语，乃是指南宫逸昔年筑庐华山之时，曾对华山派数施援手事，恩怨分明，点滴必报，他不

禁暗暗点头，收回目光，移注二僧一道，静待答覆。

接着，人影闪动，语出恭谨，“峨嵋三老”、“昆仑四翁”也同步“华山二叟”后尘，各言去意，联裾飞射而逝。

这一来，五大门派中转瞬间来而复去地退出了三派。

现在，就只剩下那人多势众，实力雄厚的少林、武当二派，想必，他们也会跟着退去。

片刻犹豫，作难之后，那武当“下清不院”主持的童颜鹤发老全真，突然双眉微挑，目射神光，首先了话：“无量寿佛，南宫大侠信物虽在，人却已故多年，这‘紫玉扳指’相符理应随之失效，是故，贫道等掌教令谕在身，只有斗胆方命！”

商和目中逼人寒光暴闪，但倏又敛去，刚要答话。

猛可理，一阵龙吟长笑穿云裂石，直薄夜空。

一青、一白、三灰，五条人影自“古家堡”内冲天拔起，回空怒射，闪电般落在“九指神丐”商和身侧。

那是四豪之首，“冷面玉龙”宫寒冰率三爷“慈面神龙”燕惕、“古家堡”三位堂主，突然出堡，适时现身。

“古家堡”武学果然威震宇内，单是这高绝身法已看得少林、武当二门派一众高手悚然动容，自叹不如，连忙凝功戒备。

宫寒冰投以一瞥，星目深注商和，拱手扬眉朗笑：“原来是商大侠驾在此，宫寒冰仰慕已久，只恨福薄缘深，今宵得能拜识，毕生荣宠，何幸如之？迎迓来迟，望祈海涵！”

商和一时猜不透他这时候空然现身出堡是何用意，猜不透归猜不透，礼不可失，深深地打量了这位名扬宇内的盖代奇豪“冷面玉龙”两眼，含笑拱手还礼。

可是，宫寒冰不容他开口，一笑又道：“适才事，宫寒冰已

略闻大概，‘古家堡’之事让商大侠费心劳神？隆情盛意，宫寒冰只有心领。”

话说得很婉转，但却暗中带刺。

他不领情，也不愿外人伸手管他“古家堡”的事。

这很窘。

商和楞了一楞，脸色刚变。

宫寒冰却已微笑再度拱手：“侠驾难保光临，宫寒冰岂敢失礼？商大侠今宵是‘古家堡’贵客，请入堡奉茶……”

因首挥手，接道：“三弟还不快快恭迎商大侠入堡？”三爷燕惕面上浮现一丝难色，略一犹豫。

宫寒冰目闪寒芒，淡淡喝道：“三弟！”

燕惕闻声一震，连忙躬身，“小弟遵命。”

他尚未举手肃客，商和已然白眉微轩，目注寒冰淡然说道：“多谢好意，老要饭的受之有愧，来敢打扰。”

这几句话已微带不悦，宫寒冰却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想必是商大侠现责怪宫寒冰礼貌不周，既是如此，请容这宫寒冰打发了这两大门派高人后，再亲自恭迎吧！”

不等商和有任何表示，立即转注二僧一道，沉下脸色，冷然发话，说得咄咄逼人：“我懒得多说，你们是越来越胆大了，兴甚么师，问甚么；么哼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自命名门大派凭的什么，战端未启之前，我劝你们为百年基业好好三思。”

这场火本来就难救，现在何异于火上浇油？

少年、武当一众高手霍然色变，一致怒目相向，只等令下，居左老和尚则白眉双剔，目闪怒火，向着商和合什微微身形，说道：“阿弥陀陀非出家人妄动嗔念，不能作小忍，对方气焰万